

NVivo 11 Plus 的社交網絡分析在個案研究之運用：以七次國編版國語教科書的負面人物為例

劉世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永久會員

摘要

NVivo 11 Plus (N11)提供研究者社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的手法，此概念係由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所研發，側重於重描述人與人之間的因果關係社會現象，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得到軟體技術上的協助以及視覺化分享資訊。NVivo 11 Plus 提供強有力的社交網絡關係圖 (Social Network Sociogram)，並可提供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 (Egocentric Sociogram) 與以案例節點的網絡社會關係圖 (Network Sociogram of Cases) 提供質性研究者視覺化分析。本研究運用 N11 的社交網絡關係圖運用在國編版國語教科書七次改版的負面人物的描述分析，這種視覺化關係圖協助個案分析或內容分析之質性研究。

關鍵詞： NVivo 11 Plus、社會網絡分析、個案研究、教科書分析、負面人物

The application of NVivo 11 plus' 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case studies: Taking negative characters in seven national editions of Mandarin textbooks as an example

Shih-Min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NVivo 11 Plus (N11)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cial receptacle analyses, SNA). This concept, developed by German sociologist Georg Simmel, focuses on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llowing users to quickly get software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visualize sharing information. N11 provides a powerful social network diagram called social network sociogram, which provides egocentric sociogram and network sociogram of cases for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Using social networking diagram of N11, this study use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characters of seven revisions of the national textbook, which assists in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case analysis or content analysis.

Keywords : NVivo 11 Plu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se study, textbook analysis, negative characters

一、前言

NVivo 11 Plus(簡稱 N11)於 2015 年 6 月問世，這是一套由澳洲 Tom Richards 與 Lyn Richards 夫婦於 1981 年所研發、接著成立 QSR 國際公司（官網為 <http://www.qsrinternational.com>），隨之在美國發展為知名電腦輔助質性分析軟體（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CAQDAS）發揚光大，經三十餘年的修正與十次以上的改版，較之之前版本，N11 新增許多功能並首度分成三種版本：Starter（入門版）、Pro（進階版）與 Plus（專業版）。Plus 版本是當中功能最強大者，N11 的社交網絡分析是相當特別的一套系統，有助於個案研究，適合彰顯人物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結構。

二、本文

（一）文獻探討

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是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與一些學者所研發。SNA 是由交叉網路和圈子等概念，側重於描述社會現象，如戰爭，經濟學和宗教，他們試圖構建一種解釋這些社會現象是怎麼發生的理論。社會網路分析是一種理論視角和方法。從理論上講，SNA 延伸和補充傳統社會科學所關注和人與人之間的因果關係，而非僅重視個人的特點(McCarty & Bernard, 2003)。

傳統的教科書課文是黑白分明的世界，描述人物的方式為正者恆正，負者恆負。然而，真實世界的人物卻鮮少如此二元分化的，教科書過去通常以正面人物的書寫為主，而負面人物極為稀少，且多以亡國或者下場淒慘作為警世或告誡之用。本文獻探討以蒐集研究教科書負面人物的研究為主，佐以 N11 軟體的社交網絡分析圖進行分析。

1. 負面人物

人類的外顯行為是具有性格的面具，這些面具成為教科書中人物側寫的張本，這些性格會對閱讀者產生正負情感的反應。教科書中的負面人物的書寫與評價基本上用於警惕或告誡，代表編輯者心中的哲學思維與價值，為歷史人物定位與臧否，甚至訴諸泛道德化訴求，對讀者特別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學生而言，影響甚劇。

過去，國編版國語科教科書中正面楷模與負面人物以男性居多，而負面人物的書寫在意義上是種反面素材，旨在警示當政者要重用人才、勤政與寬容仁德，否則會喪家敗國，特別是貪圖女色，會以失敗收場。根據曹振國（2015）的研究分析，負面人物形象容易讓讀者產生負面或錯誤印象，而描述這些負面人物的反面教材，不僅是對正面素材的有益補充，且能彰顯一個人的辯證思維能力，展現出與眾不同的議論素養。教科書中提供負面人物可以以史為鏡，分析成因，有益於正面素材，根據曹振國的研究，這些素材具有四種技巧：

(1) 反面反用

著眼於反面運用，重在從反面立足，分析原因或根源，點明後果和危害。

(2) 反面正用

反面正用重在轉換思維方式，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素材，分析出一般人認為含負面意義的素材背後值得肯定的一面。

(3) 反面翻案

一要學會運用聯繫的觀點看待問題和分析現象，關注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內在關係；二要學會運用全面、整體的觀念來觀察和研究事物，而不是只從局部去分析；三要學會運用發展的觀點分析，而不是用靜止的眼光看待問題。

(4) 反面深掘

指對反面素材進行深度開掘，

- a. 要學會抽象思維，切忌停留表象；
- b. 要學會由此及彼，切忌就事論事；
- c. 要學會慧眼識珠，切忌為假像所迷；
- d. 要學會抽絲剝繭，切忌半途而終；
- e. 要學會見微知著，切忌一葉障目。

2. 社交網絡分析

Moreno 在 1934 年發明社交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圖，使用節點 (Nodes) 來代表個人團體或組織，以及線來代表和調查節點或流量之間的關係，90 年代以來，採用 SNA 的組織研究數量日益增加(Borgatti & Foster,2003; dos Muchangos, Tokai, & Hanashima, 2017; Holland, 2007; Reed et al., 2009; Vance-Borland & Holley, 2011)。

NVivo 的節點如同質性研究的範疇 (categories)，研究者將材料來源予以類別化，將屬於相同概念或想法的文檔歸類，經裂解、重新萃取新出概念，賦予新定義即可創建為新節點。節點間彼此可能具有關係，可以彼此連結而形成親子結構的樹狀節點。N11 可以運用 Vivo 中編碼、自動編碼、範圍編碼或文本搜索就可以將類似節點放在相同結構的範疇當中 (i.e., 劉世閔、曾世豐、鍾明倫, 2017)。

SNA 是種強有力的工具，用以衡量分析人際間聯繫的研究方法，透過網絡分析和圖的理論來考察關係結構的過程，分析人際間的互動模式，將重點放在網路上的相互作用或關係並研究其結構特徵(Dang-Pham, Pittayachawan, & Bruno, 2017a; Groenen et al., 2017; Milward & Provan, 1998; Scott, 2000; Wanke & Falcão, 2017)。SNA 可以被定義為「.....透過直接研究社會關係模式如何在社會系統中分配資源來認真對待社會結構的綜合範式」(Wellman, 1988, p. 20)。

在執行 SNA 時，研究者經常檢查完整網絡（它的節點及其連接的特點），網絡中的節點或單一節點的個人網路(Borgatti & Foster, 2003; Otte & Rousseau, 2002)。SNA 提供分析行為資訊安全研究中的社會組織主題的能力，但存在若干局限性和挑戰(Zheng et al., 2010)。Hoppe 與 Reinelt(2010)建議，SNA 側重於瞭解網路的結構特徵，而非其深度的故事和含義，因此使用質性方法來補充 SNA 的發現。

SNA 中的「網絡」為網路行為者之間的社會互動結構和關係，其中包括人和非人類實體 (non-human entities) (Dang-Pham, Pittayachawan, & Bruno, 2017b)。SNA 是種圖表理論的應用，允許分析的關係模組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行為者，用節點或頂點(vertices)及其連接的弧形或連結(關係或交互)來描述網路結構(Wanke & Falcão, 2017)。SNA 有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網路參與者（稱為節點）和網路/交互/關係（稱為聯繫）這些行為者之間。當網路研究人員檢查節點和它們的關係時，SNA 更強調關係，通常將關係資料視為主要的分析單元(Otte & Rousseau, 2002)。SNA 也提供研究社會網路的工具，其中包括網路成員（個人、團體和/或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網路成員和他們的關係結成形式的社會網路，成員可以傳播資訊、知識和其他資源(Wasserman & Faust, 1994; Hambrick, 2017)。

綜上，社會網路分析可以清楚呈現案例行為者間與他者的關聯性，採用 SNA 方法的研究者通常將網路的節點或頂點之間的連接關係或邊線(edge)優先於單一參與者的屬性。透過圖像視覺化的顯示，可以清楚知道研究的人際、社區、脈絡與節點彼此關聯的綜合範式。

(二)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為文件分析，並非傳統質性研究者所熟知的個案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多半運用於口述史或生涯史的人物描述，方法上偏向訪談或觀察等直接與參與者互動的作法），而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這種非互動的研究方式，運用詮釋學的視域，企圖採用這種技術把教科書中的負面人物當成個案處理。

本研究分別就 1952，1962，1968，1975-1，1975-2，1975-3 與 1993 等年度課程標準中選定國編版國語教科書，課數總計 1958 課，當中有關中國政治人物計 92 課，其中，三次改版在 1975 年（此年蔣中正總統去世，國立編譯館進行 1975-1，1975-2，1975-3 三度修正），本研究以「課」為研究單位，將七個版本分別以數字表達，例如「41010911」係按照年度-版本-冊-課依序排列，當中的 41 係指民國 41 年，01 係的一次改版，09 係指第九冊，11 是指第十一課。又如，又如「64021007」這課課文當中 64 是指民國 64 年，02 是指第 2 次改版，10 是的 10 冊，07 是指第七課。

本研究負面人物的分析中，試圖從 92 課課文找出國編版教科書中內容描述用詞比較負面的人物，計 17 課。這些負面人物包含中國古代的亡國之君，例如、桀（分散在 57010910 課文中）、紂（分散在 57011018、64011007、64021007 與 64031008 四課中）與幽（分散在 64011108、64021108 與 64031109 三課）三位君王；篡位者，例如，后羿（分散在 41011017、57011017、64011212、64021212 與 64031210 五課）與寒浞（分散在 41011017、51011018、57011017、64011212、64021212 與 64031210 六課）；還有一位女性，褒姒（分散在 64011108、64021108 與 64031109 三課）。

1. 個案研究

個案又稱為案例，個案研究（case study）是質性研究重要方法之一，但不限定此單一方法，Lather (2006)指出，個案研究人員通常收集各種資料，包括質性和數據觀察，綜合高淑清（2001）與陳李綢(2001)的研究，個案研究是用各種方法收集有效的完整資料，對一個場域、單一個體、文件資料儲存庫、或某一特定事件作鉅細靡遺的檢視的研究歷程。

因此，個案研究是種有系統的、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在生活情境中，研究特殊事件真實生活情境脈絡，因為個案研究有以偏概全與並無法推論到其他情境之限制，因此，可使用多重證據來源（如，訪談、錄影觀察、個案文件資料、各種記錄與省思札記）蒐集到所需的資訊，深入檢視單一個人、組織或一個事件做縝密而詳盡的報導，運用洞察和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助於了解個案心理特性、問題形成、發展原因及過程。故具有深度、詳細和個別的意義，透過豐富的資料來進行資料檢證，提高研究的可靠度與真實性。

本研究的個案特指國編版國語教科書中被書寫為負面人格特質的案例，包含亡國的君王，篡位的臣子與妖媚惑主的妃子。教科書為何選擇這些個案？這些個案對於學習者有哪些啟示？

2. N11 的案例

案例(Cases)是本身與周遭人、事、物關係之說明，將案例與其他人事物間的關係架構起來，也可以對節點關係進行調整，案例是 N11 特有的詞彙，一旦將節點形成如同親子、兄弟姊妹般的樹狀節點時，彼此關係就可呈現出來。N11 可以協助分析潛藏理論模式和資料間關係，它的案例可以用來表示個案的意思，也是具有屬性與屬性值的特殊節點。N11 的案例節點可預先納入選定的分類 (Classifications) 中，以方便進行屬性的分類，創建案例可以區分為常規與屬性值，用戶可先在導覽視圖分類的 Case Classifications，先設定屬性與屬性值，設定後再回到創建的案例，即可設定屬性值。例如，若屬性為性別，那麼屬性值可能為男性與女性。

3. N11 的關係與關係類型

N11 的創建包含節點、案例與關係（如圖 1）三種節點。用戶可以藉由線條符號及關係類型命名的方式來說明兩項之間的關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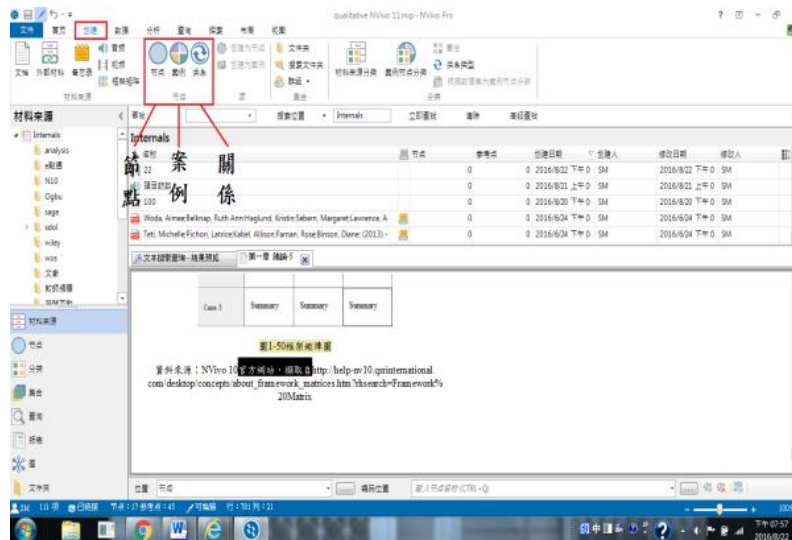


圖 1 創建的節點

點選新建關係類型（New Relationship Type）以產生一個關係類型，所謂的關係是指藉由線條符號的使用及關係類型的命名來說明兩項間關聯性的一種節點，因此關係的組成會包含自（來源項目）、至（目標項目）和關係類型三個部分。「自」（from）是關係的開端項，「至」（to）是所欲連結的目的項，關係類型則是用來說明自項與至項的關係（劉世閔、李至偉，2014）。要建立關係，必須先新增關係類型，關係類型可以是關聯（Associated）、單向（One Way）或對稱（Symmetrical）等三種不同關係類型，完成關係類型後，就可以新建關係節點，關係節點會存放在導航視圖節點的關係中（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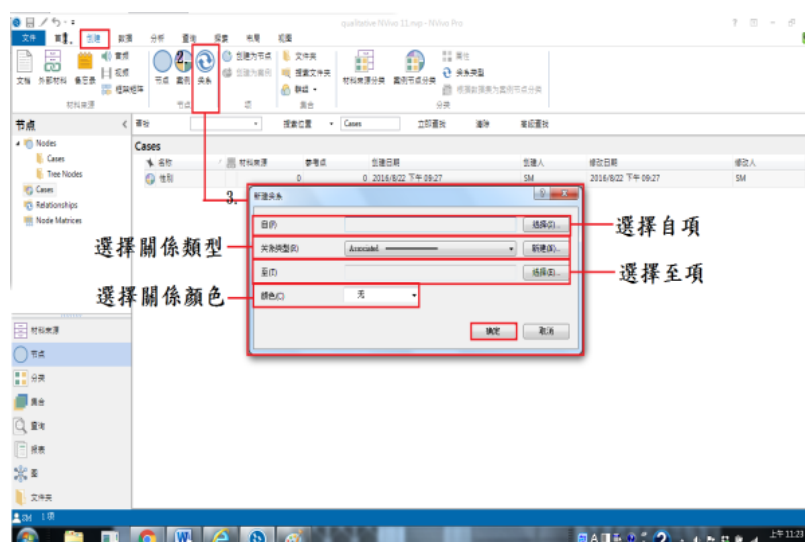


圖 2 新建關係步驟圖

如欲打開自項/至項，可先點選節點的關係，再點選關係裡的項，就可打開自項與至項（如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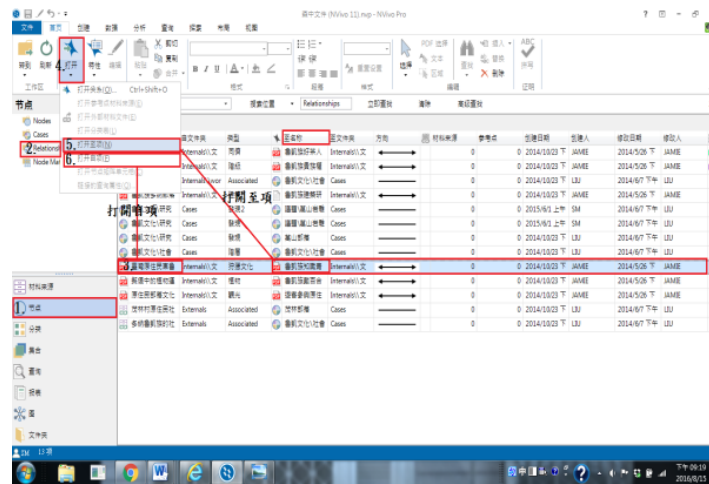


圖 3 打開自項與至項

在過去幾年中，社會關係圖被證明與群體的表现密切相關，代表一個群體內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圖是種社會測量的圖示法。在社會關係圖中，每一個人回答同儕每個問題的清單，社會關係圖可以圖形方式表示這些回應 (García-Magariño, Medrano, Lombas, & Barrasa, 2016)。關係類型是根據數據集為案例節點分類，研究者可以根據數據集分類列中的值為案例分配屬性，鏈接好關係後，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把個案的關係呈現，NVivo 運用 SNA 的概念，把社會網絡分析功能分為兩大項，分別是網絡社會關係圖 (Network Sociogram) 與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網絡社會關係圖又可分為網絡社會關係圖與案例節點的網絡社會關係圖 (Network Sociogram of Cases) (如圖 4)，可以呈現研究資料中的人物或是其他外界社會資訊間的關聯性為何。

社會網絡分析作為一種應用性較強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有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對社會系統進行研究的優勢 (皮悅明、王庭照，2016)。網絡社會關係圖可以提供個案之間的社會關係互相比較的功能。案例間的關係被貼上標籤，在這種類型的社會關係圖中可能存在孤立的情況。

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顯示所有個案連接到一個特定的個案(ego)。圖由頂點 (表示案例) 和邊 (顯示關係) 所組成，個體中心會被顯示為星形，個案之間的關係被貼上標籤。

案例節點的網絡社會關係圖的社會網路分析集中人或其他社會實體之間的聯繫。網絡社會關係圖在 NVivo 可以說明分析社會網路，透過將它們顯示為圖表-說明視覺化連接效果。

使用網絡社會關係圖對案例和他們的關係的人口進行社交網路分析，或者在從 NCapture 導入創建的 Twitter 資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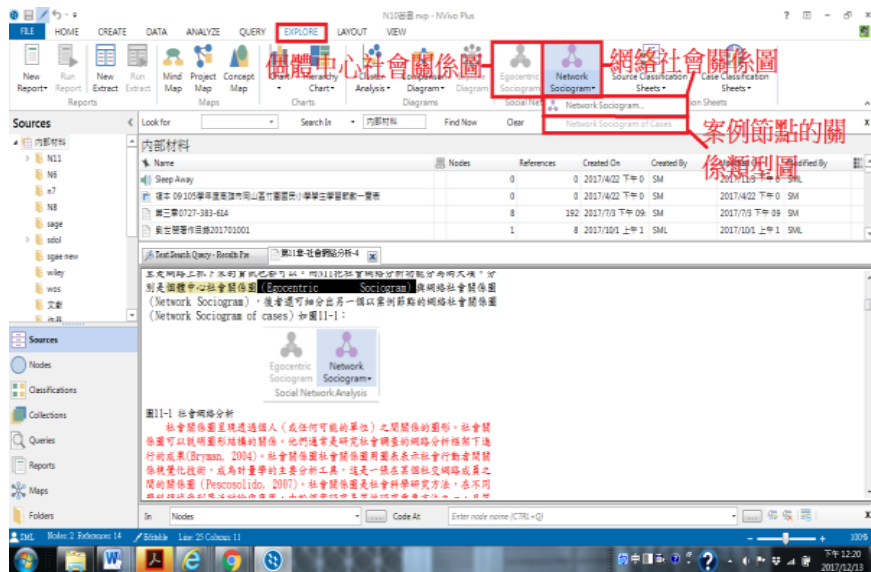


圖 4 社會網絡分析功能圖在 N11 之位置

N11 的 PLUS 版的社會關係圖是人或其他實體之間的社會聯繫的圖形表示，由頂點和邊所組成。頂點代表個人、團體或實體，邊表示頂點之間的連接或交互的線，具有箭頭指示關係的方向。使用社會關係圖來探索網路並回答有關社會相互依存的問題，例如：確定社區中的意見領袖或有影響力的人，揭示弱勢群體，研究不同社區的資訊流動。N11 提供了案例之間的社會關係互相比較的功能，二種圖的位置就在「探索」的社交網絡分析中，關係圖讓研究更加活化。

(1) 網絡社會關係圖

網絡社會關係圖是在社會科學中，以研究社會實體間的關係連結以及這些連結關係的模式所形成多節點所構成社會結構的圖。社會網路由一個或多個特定如價值觀、理想、觀念、血緣、衝突等的微觀或巨觀類型鏈接起來，可以看出一個複雜的人際網路。網絡社會關係圖顯示指定的案例的群組如何相互關聯。該圖由點（案例）和線（關係）組成。案例間的關係被貼上標籤，在這種類型的社會關係圖中可能存在孤立的情況。

(2) 案例節點的網絡社會關係圖

案例節點的網絡社會關係圖可以看出研究的個案與其他主題節點的交互作用，社會關係圖選項窗格，使用此窗格的選項可以顯示不同的關聯類型或更改頂點的顏色或大小，當在此窗格上選擇一個選項時，網絡社會關係圖需要重繪。

這些圖可以複製和匯出，亦可用 Twitter 的社會關係圖將數據組顯示為一個網狀圖，每個頂點代表一個 Twitter 使用者名，它代表回推和提及的邊（線條）連接。

(3) 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

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Egocentric Sociogram)顯示所有案例連接到一個特定的案例（自我）。圖由頂點（表示案例）和邊（顯示關係）所組成，個案的自我被顯示為星形，案例之間的關係被貼上標籤。創建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在明細視圖中，選擇案例，在「工具列」的「探索」選項上的「網路社會關係」組中，點選「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

(三) 結果與討論

質性研究在收集和分析資料方法可以包括：深度訪談、觀察、影片、個人的經驗或文件記錄的方法。質性資料分析(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QDA)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呈現，文字資料的呈現與視覺化資料的呈現，社會關係圖是視覺化的手法，可以鏈接個體與群體的密切相關。

Van Hoven 與 Poelman(2003)指出電腦輔助軟體的使用，可能會阻隔研究者與真實的世界。研究者透過簡單化、抽象化與轉化，可能對真實現象產生誤解。Miles 與 Huberman(1994)認為應該使用矩陣表、圖形、表單、網路圖等方式來展示資料，以便於研究者分析資料與確證所形成的理論。

國語科教科書中出現「桀」、「商紂」與「幽王」等亡國之君，很巧合的是這些亡國之君均寵愛美女，特別是幽王喜愛的「褒姒」，成為西周亡國主因之一。在文中似乎標榜這些君王不愛江山愛美人，驕奢淫逸，最後導致國家滅亡（如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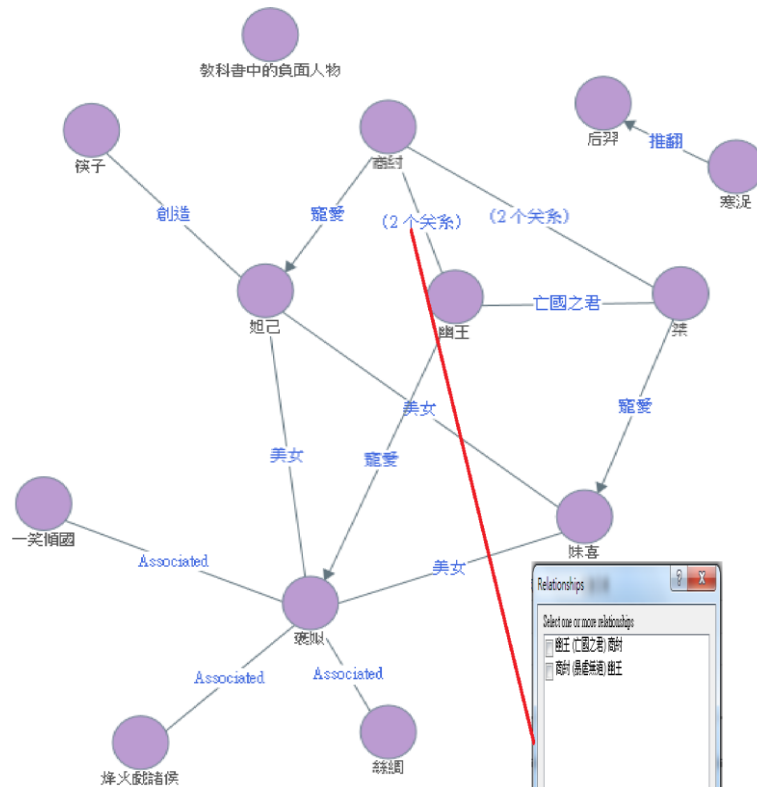


圖 5 國編版國語教科書負面人物網絡社會關係圖（註：2 個關係顯出「亡國之君」與「暴虐無道」兩關係）

如欲探討這些負面人物顯示在哪些課中，可運用項目模型的環圖，這種圖可將資料間的關係排列成環狀，並用線條指出項（items）間的關係，以褒姒為例，可以發現其在「64011108」、「64021108」與「64031109」三文檔（如圖 6）有關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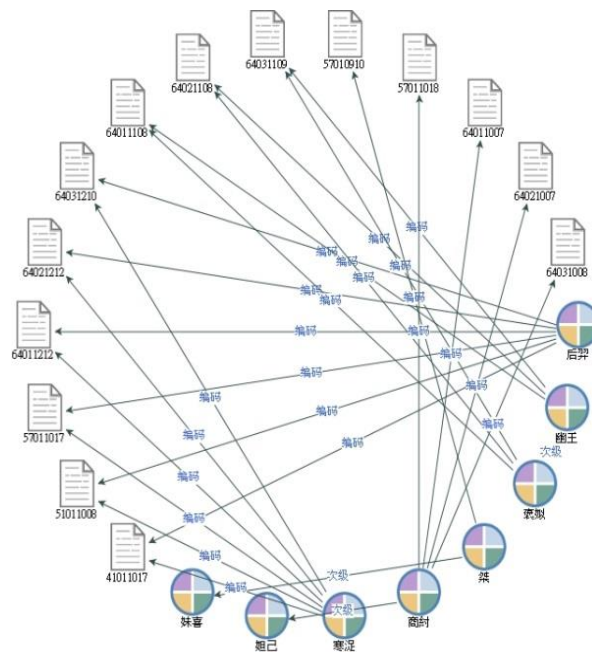


圖 6 國編版國語教科書負面人物的環圖

當點擊案例「后羿」，按右鍵「打開項」，后羿相關概念會出現在「41011017」、「51011008」、「57011017」、「64011212」、「64021212」與「64031210」這六課課文中。以「41011017」這課為例，它位於內部材料（internals）的1952年裡，覆蓋率是指那段文字占41011017全文的42.29%。在這六課中，說明后羿篡夏，被寒浞所弑，兩者均荒淫無道，最後少康中興夏朝，報仇復國：

[<Internals\\1952\\41011017>](#) - § 已編碼 3個參考點 [49.29% 覆蓋率]

后羿，做夏朝的宰相，他的野心很大，把夏帝相趕走，自己做起天子來……寒浞就把朝廷裏一班人都聯絡好，乘后羿打獵回來的時候，將他殺掉，自己做起天子來。(41011017)

[<Internals\\1962\\51011008>](#) - § 已編碼 3個參考點 [47.66% 覆蓋率]

像后羿、寒浞這一班人，使用奸謀暴力，取得一時的勝利，但是他們只知奴役人民，以滿足自己的慾望，最後沒有一個能得到好的結果。反之，對人民有大功德的政府，雖是一時失敗，只要有十方里大的地方，五百個民眾，精誠團結，奮發有為，像少康一樣，報仇復國，一定會成功的。(51011008)

[<Internals\\1975-3\\64031210>](#) - § 已編碼 2個參考點 [36.25% 覆蓋率]

后羿是個射箭的能手，但也一樣不會管理國家，得到天下以彼，還是天天去射箭打獵，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了他的寵臣寒浞去處理。寒浞的野心更大，他乘后羿打獵回來，宴樂醉倒的時候，將他殺掉，取代了后羿的帝位。(64031210)

在「57010910」這課中，說明暴虐無道的夏桀，蠻橫無道，不聽諫言，成湯擁有的土地雖小卻能與百姓莊敬自強，這樣的處境試圖影射成蔣介石在臺的情況，大陸同胞企盼他來拯救。

[<Internals\\1968\\57010910>](#) - § 已編碼 2個參考點 [49.24% 覆蓋率]

參考點 1 - 28.10% 覆蓋率

民國紀元前三千多年，夏桀當政。他不講道理，用種種專橫的手段，欺壓老百姓。無論別人怎樣求他、勸他批評他，他都不聽。成湯眼看著許多百姓，整天在痛苦中掙扎，沒有辦法再忍受下去；就答應他們的請求，帶領大家冒著風浪的危險，渡過滔滔的黃河，向南遷移。

渡河以後，成湯的新根據地只有七十平方公里，比起夏桀的土地來，面積真是太小了。可是，成湯和那些老百姓都充滿了勇氣和信心。(57010910)

参考点 2 - 21.15% 覆盖率

老百姓常常說：「夏桀呀！你什麼時候才滅亡？希望你快一點滅亡，我們情願跟你一塊兒死。」他門又說：「成湯啊！你為什麼還不來解救我們？」成湯見時機成熟，起兵攻夏，把夏桀活活捉住，也把夏朝的暴政完全廢除，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朝。(57010910)

如果研究以褒姒為主，那麼個體中心社會關係圖（如圖 7）會以她為星形的個體中心，與其他節點間進行交互作用。從圖 7 可以發現褒姒就是星形的案例，她與撕裂絲綢、一笑傾國、烽火戲諸侯與亡國之君四個節點有關係，這些課文的重點在周幽王為博美人褒姒一笑，錯拿軍機大事開玩笑，結果惹禍上身，身亡於驪山，斷送西周王朝，教科書將西周滅亡的主因推給褒姒，她也因而成為重要的事主與教科書筆下的禍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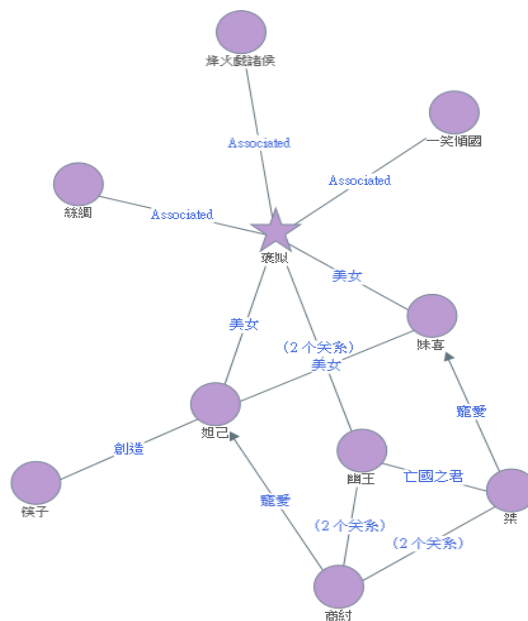


圖 7 以褒姒為案例節點網絡社會關係圖

有關褒姒的課文內容大多偏向其豪華驕縱、冷若冰霜與不苟言笑，幽王想盡辦法討好她，導致亡國，分述如下：

1. 節點：撕裂絲綢與一笑傾國

美女褒姒喜歡聽裂帛的聲音，她深得幽王寵愛，為了博取褒姒一笑，宮女將大匹的絲綢撕成條狀，絲綢高貴，用此描述此冰山美女狐媚偏能惑主。

第八課 驪山烽火

周幽王非常寵愛褒姒……褒姒喜歡撕裂絲綢的聲音，幽王就特地每天叫宮女撕給她聽。褒姒雖然受到幽王百般寵幸，但是卻從來沒有笑容。幽王對她說：「你若是笑一笑，一定會增加無限嬌媚。無論如何，我要設法使你發笑。」（64011108）

2. 節點：烽火戲諸侯

幽王為博褒姒一笑，在驪山點烽火戲諸侯，這一笑的代價竟然是傾城傾國，最後下場是幽王被弑，成為亡國之君。根據『國語』記載幽王八年廢申后、去太子，引發申侯怒，於是他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這次的戰爭，導致西周滅亡（龔維英，1990）。

褒姒忽然指著遠遠的一座臺墩，問那是什麼？幽王笑著說：「愛卿如何不識？這是烽火臺。」褒姒聽了，還不明白，幽王說：「在外敵來犯的時候，點燃了這烽火，附近的諸侯看見了，就會馬上帶兵來救。」褒姒這才懂得烽火臺的用處。幽王見褒姒不識烽火，一來要討好她，二來要賣弄自己的權力，就暗地叫人把烽火點燃起來……附近的諸侯看見了，連忙點齊兵馬，奔向驪山。到了驪山，卻見……幽王和褒姒正對坐著飲酒，哪有半個敵兵的影子？諸侯又驚又怪，面面相覷……只好默默的各自帶著兵馬回去。（64011108）

3. 節點：亡國之君

中國十大亡國之君中，桀、紂與幽王是當中聞名的前三名，以周幽王為例，幽王欲立褒姒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盤）為太子，廢申后與太子宜臼，宜臼只好逃奔申國求救，幽王前丈人申侯聯合犬戎在陝西臨潼東殺死幽王與伯服（褒姒之子），申侯、繒侯、許文公共立周平王（宜臼），於是宜臼成為東周第一位君王，課文描述如下：

後來，外敵真的來侵犯了，情勢非常危急，幽王派人在驪山上舉烽。任憑烽煙沖天，諸侯都不派兵來救。結果幽王被殺，褒姒被擄。西周王朝就這樣滅亡了。（64011108）

三、結語

學校教育應秉持中立原則，這項原則特指教育應中立於政治與宗教之外，但這項鐵律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顯得脆弱不堪，在臺灣，當政治引領，教育似乎只能跟著翩翩起舞。課程原是教學所應呈現的內容，於是成王敗寇成為新政治操作的準則，倒是這些課文的史實與史觀成為質性研究者分析的好素材。

本研究選定 1952-1993 年的國語教科書為研究範圍，透過七次改版的歷史縱深，反映當時領導者心中的投射與隱藏的意念。如 Foucault 所言：權力即知識，教科書中負面人物的結局多半是失敗的，正向人物始終能反敗為勝。透過負面人物的敘說是種新鮮刺激的敘事嘗試，讓質性研究分析更為深入與精闢，這些人物在教科書上是有局限性的、無法文以載道的，這些負面教材背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可重新審視臺灣的教科書從馴化、解放到多元的歷程，所扮演的角色是政治操作的明證。

本研究所謂教科書中負面人物主要是指被描述為暴虐無道（桀、紂與幽王），謀奪權位（后羿與寒浞）與禍媚人主，導致亡國（褒姒）的人物，這些人物的人格特質在教科書中並未見任何正向特質的描述用詞、評價也不高：

夏桀殘暴，但身為天子，仍可號令天下，根據韓非子功名篇分析：「桀為天子，能治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因桀暴虐無道，於是，引發商湯革命，教科書描述湯的根據地「只有七十平方公里」，卻能解救苦難同胞，廢除桀的暴政，這隱含台灣土地雖小，需要保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反攻復國指日可待。

紂王荒淫與專橫，殺叔父比干，將關賢臣箕子，對一名赤腳涉水不畏寒冷的農夫「剖開足脛加以研究」，於是，周武王糾合三千臣民，打敗獨夫紂，教科書隱含暴政必亡。

根據 2011 年出土的《清華簡》之發現，幽王烽火戲諸侯可能是編造的。但幽王寵愛褒姒倒是真實的，幽王廢申后與太子宜臼，宜臼逃奔申國求救，申侯聯盟的犬戎在陝西臨潼東殺死幽王與伯服（褒姒之子），家族鬥爭才是導致西周覆滅的主因。

在七次改版的國語教科書中，后羿與寒浞主要襯托少康的復國，強調他「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卻雄心萬丈，苦心經營，終於消滅寒浞，恢復夏朝。善射的后羿與寒浞在教科書中被描述為暴徒，為人民所厭惡。

中國歷史上的成王敗寇與歸因原則，說明亡國的桀、紂與幽王，在教科書中，其人格特質偏向負面描述，或許如孔子所說的：「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歷史鐵律下，革命成功則成湯、武，篡位失敗則為羿、浞。幽王失敗歸罪於美貌的褒姒，他本身荒誕不羈的措施，在歸因下，褒姒成為替罪羔羊。

歷史往往是由人所編寫、修改、杜撰與傳承，教科書是法定知識的化身，政府授權的教材，本身富含政治性與目的性，這些內容自有其一套價值觀與企圖。教科書中正面人物的描述，企圖讓學習者可以見賢思齊，而負面人物則希望見不賢而內自省，只是這些人物也可能因時間流變而翻轉，導致正面人物被忽略，豪傑成為叛逆，冷門人物被追捧，負面人物扭轉成為英雄的現象。

N11 利用社會關係圖視覺化效果，有助於學習與記憶，用圓點代表材料來源和節點，線條表達彼此的人際關係，可以了解個案的社會結構，用這些關係圖來呈現不同概念之間的連結關係，也可以做反省性的論證，有助於視覺化個案複雜的人際關係。當進行質性個案研究時，個案與團體間成員關係及結構，有助於了解個案複雜的人際與社會關係，提供質性研究者更佳的反設分析的方式。

參考文獻

- 皮悅明、王庭照（2016）。教育研究視域中的社會網絡分析——從技術應用到方法論。陝西學前師範學院學報，2，27-31。
- 曹振國（2015）。例談反面素材的運用。高中生學習，2，12-13。
- 劉世閔、曾世豐、鍾明倫(2017)。NVivo 11與網路質性研究方法論。臺北：五南。
- 龔維英（1990）。"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發微。江漢論壇，8，60-64。
- Borgatti, S. P., & Foster, P. C. (2003). The network paradigm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review and typolo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9(6), 991-1013.
- Dang-Pham, D., Pittayachawan, S., & Bruno, V. (2017a). Applications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behaviou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Concept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omputers & Security*, 68, 1-15.
doi:<https://doi.org/10.1016/j.cose.2017.03.010>

- Dang-Pham, D., Pittayachawan, S., & Bruno, V. (2017b). Exploring behavio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networks in a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pplications*, 34, Part 1, 46-62. doi:<https://doi.org/10.1016/j.jisa.2016.06.002>

- dos Muchangos, L. S., Tokai, A., & Hanashima, A. (2017). Stakeholder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stakeholders of a MSWM system – A pilot study of Maputo City.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doi:<https://doi.org/10.1016/j.envdev.2017.04.005>

- García-Magariño, I., Medrano, C., Lombas, A. S., & Barrasa, A. (2016). A hybrid approach with agent-based simulation and clustering for sociograms. *Information Sciences*, 345, 81-95. doi:<https://doi.org/10.1016/j.ins.2016.01.063>

- Groenen, C. J. M., van Duijnhoven, N. T. L., Faber, M. J., Koetsenruijter, J., Kremer, J. A. M., & Vandenbussche, F. P. H. A. (2017). Us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maternity care to identify the profession most suited for case manager role. *Midwifery*, 45, 50-55. doi:<https://doi.org/10.1016/j.midw.2016.12.007>

- Hambrick, M. E. (2017). Spor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2), 170-183. doi:<https://doi.org/10.1016/j.smr.2016.08.002>

- Holland, J. (2007). *Tools for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of policy reform: a sourcebook for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Lather, P. (2006). Foucauldian scientificity: rethinking the nexu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QSE)*, 19(6), 783-791.

- McCarty, C. & Bernard, H. (2003).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K. Christensen & D. Levinson (Eds.), *Encyclopedia of community: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virtual world* (Vol. 4, pp. 1322-1325).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Ltd. doi: 10.4135/9781412952583.n463

-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
- Milward, H. B., & Provan, K. G. (1998). Measuring network struc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2), 387-407.
- Otte, E., & Rousseau, R. (2002).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powerful strategy, also for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8(6), 441-453. doi:10.1177/016555150202800601
- Reed, M. S., Graves, A., Dandy, N., Posthumus, H., Hubacek, K., Morris, J., . . . Stringer, L. C. (2009). Who's in and why? A typology of stakeholder analysis methods fo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0(5), 1933-1949.
- Scott, J., (200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Thousand Oaks Californie. Sage Publications.
- Van Hoven, B. V., & Poelman, A. (2003). Using computer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ample using NUD.IST.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27(1), 113-120. Retrieved October 03, 2006, from the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database.
- Vance-Borland, K., & Holley, J. (2011). Conservation stakeholder network mapping, analysis, and weaving. *Conservation Letters*, 4(4), 278-288.
- Wanke, P., & Falcão, B. B. (2017). Cargo allocation in Brazilian ports: An analysis through fuzzy logic and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60, 33-46. doi: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17.02.006
- Wellman, B. (1997).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Sociology*, 15, 19-61.
- Zheng, K., Padman, R., Krackhardt, D., Johnson, M. P., & Diamond, H. S. (2010). Social networks and physician adoption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insights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17(3), 328-336.